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1



Blank page with water stain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Blank page with a red library stamp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1212
1

明
歸
卷
1-60

廣弼府卷
一百六
三卷

光緒五年冬月
琴石粵秀書院

重脩廣州府志序

嘗考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近世
省有通志郡縣有專志編書者皆隸史書地理類蓋省志卽
全省之史郡縣志卽郡縣之史也廣州府志向有黃文裕公
定本散佚不傳至乾隆二十三年糧道金公烈暨知府張公
嗣衍脩輯成書共六十卷迄於今又歷百二十餘年竊意此
百二十年間水陸之變更城邑之沿革堤坊之興廢物產之
盛衰與夫賦役之重輕政治之得失及咸豐四年七年之兵
燹府屬官紳士民婦女殉難殉節之家皆今日之所有而昔
之所無倘因循歲月不爲脩輯至於久而遂廢文獻無徵亦
守土者之責也予滋懼焉爰稟陳大憲商同紳士於同治己
巳仲冬在省城府學宮開局重脩延聘史穆堂中允李恢垣



銓部爲總纂周秩卿司馬等或司分纂或司圖說或司采訪
究心舊志續增新事益前人所缺略廣後日之見聞庶幾哉
他日按籍而稽舉十四屬之輿圖人物展卷瞭然而自乾隆
脩輯以後廣州百數十年之事蹟燦然悉備所以成一郡之
掌故而佐全粵之治理者胥在是矣庚午季秋余受代去任
不獲與諸君子朝夕討論而又惓惓於是書之成也謹識其
緣起而爲之序

同治九年孟冬之月三品銜廣東候補道前權廣州府事丹
徒戴肇辰謹序

重修廣州府志序

自秦併六合廢封建爲
郡縣始皇三十三年置南
海郡爲粵通中國之始
漢初爲越南國後復置
南海吳黃武五年改置

廣州此廣州之名所由昉也唐宗以降遞相沿革迨有明洪武年間始建廣州府治我
國家定鼎之初仍明舊制歷百餘年休養生息沐

浴涵濡風會蒸々媿羨中土而郡之志乘闕有
向焉乾隆丁丑糧儲觀察浙西金慎齋先生蒼
萃羣書旁搜博採網羅今昔放失舊聞延攬

名儒叅訂成集郡志始
有定本蓋距今百二十
年矣往歲己巳前守戴
君友梅觀察曰原板燬於
兵燹懼其久而無傳也
請於

大府續纂而增修之未竣
事旋解組去端本適由瓊
郡檄調來守是郡先後
九年凡三蒞任茲者令書
告成總纂史穆堂先生
以稿本見示端本受而讀

之體例憲遵阮文達公通
志考覈精詳較舊志尤
為明備其編集所採訪
後事取主謹嚴勿遺勿濫
洵足補前人之所未及而
昭示後來於無窮焉且

夫郡邑之有志猶邦國
之有史豈惟是鋪張事
蹟炫耀耳目云尔哉其間
風俗之盛衰政治之舉息
亦攷鏡得失之林也廣
州為東粵首郡領縣十

四東西衡四百二十里南北
縱六百四十餘里華實之
毛為全粵之上腴防禦之
阻為瀕海之阨要會城內
外市肆駢闐帆檣林立華
洋雜處良莠糾紛强悍

之習重利輕生遊佚之徒
朝遷夕徙縱之則滋蔓
堪虞激之輒倉皇生變
伊古以來稱難治撫綏
控馭之方緩急張弛之
用是在守土者斟酌調

割之得其宜焉斯可矣况
乎五嶺鎖鑰於其後重
溟襟帶於其前形勢所
在別為一區天下無事則
已天下有事草澤奸雄
動思竊據此亦古來用兵

必爭之地也其見於前
代者無論矣即以數十
年來之近事徵之道光二
十一年海氛初熾咸豐
四年紅匪倡亂七年洋
人入城幸賴我

宣宗

文宗

穆宗聖聖相承宵旰焦勞殫竭
廟謨掃清內亂輯睦外鄰中興

盛軌軼漢超唐

今上以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復

諭飭南北洋通商大臣暨沿海各

疆臣加意海防悉心籌畫

綢繆未雨至周且密近歲

以來瀛寰澄鏡重譯款閩

邊徼遠郡晏然如戶庭之

安益見我

朝德澤漸被之深聲靈震
疊之遠誠亘古所未有也
端奉不敬承之若土行將
十稔夙夜兢、幸免隕越
然而寢故每起於細微

事機多誤於所忽尤願後
之官斯郡者披覽是編
洞悉乎地利之險易審察
乎民志之從違安不忘危
逸不忘勞詳求治理以佐

聖世同文雅以成億萬年有道

之長也豈不懿歟若夫山
川疆域之廣博聲明文
物之茂美風土產植之殷
饒前序已備稱之茲因
無庸贅述焉是為序時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仲春

中澣鹽運使銜知廣州
府事祥符馮端本撰
并書

重脩廣州府志序

粵自畫州有界曾傳風后之圖括地分形聿受河神之籍疆域詳於禹貢土宜辨於周官稽管仲之遺編特著五剽五磻攷劉安之舊訓爰詳九塞九山地志之興所由肇矣厥後派別攸分源流遞異或媿陳留耆舊侈彪炳於人文或同荆楚歲時誌殷繁於土俗或等蒐羅於任昉或同纂集於摯虞兼綜并包分門別類茲非一方之掌故羣籍之會歸者乎綜覽前書凡有二弊爾其鉤稽易誤援據多疏語塾屋而不知問武陵而莫對羊腸之坂誤指壺關象口之河謬云積石笑坊州之錯讀類邠國之沿訛談禹穴者每至舛淆考堯城者輒多附會謾欲名古何嘗考訂於字林輦勺音殊詎解博徵乎漢注譬之虛車是運盲鏡徒矜但憑揣測之精罕見淹通之

識是曰舛戾其弊一也亦有臚列奇聞廣搜異說陸雲之稱鄧縣盛誇物產之豐盈朱育之對會稽博數人才之奇崛語蜀會則侈其殷富論晉產則美其英多猥言江表琳瑯豔說荆南杞梓考版圖於秦時競稱三男二女之饒矜冠冕於杜陵爭羨七相五公之盛譬之翠綸桂餌玉軌金羈徒侈事乎鋪張悉無關乎致用等買瓜之求益類蒸棗之空華是曰繁蕪其弊二也凡茲流弊未易刊除欲期審擇之得宜必藉權衡之盡當我廣州夙號隩區原稱沃壤水遶扶胥而浩瀚山連尋陬以逶迤五羊偶駐之鄉靈蹤實萃九鳳經飛之海異寶斯多合推繁縣雄州不乏先賢名德自秦漢分疆而後已屬富饒迨隋唐設鎮以還尤誇險隘念前賢之著述經兵燹以湮沈裴顧之記久亡吳高之書已佚王中行之圖志半付

羽陵黃才伯所纂脩難搜酉穴惟茲戊寅之舊志巋然甲乙之宏編疏漏殊多庸庸不免椎輪方始難任轉輸畫餅空成徒存形貌况自綠蠹成篇之後屢值紅羊換劫之年竹王負固於窮荒米賊俯張乎近縣銅魚晝召叱咤威風玉虎晨驚掀騰烈燄蜃噓瘴落鳶跼溪深赤囊屢遞而星馳碧旆初臨而霧洗增陴築戍馬成益懷乎邊防割縣分州嚴幹有煩於遷徙凡此章程之建置悉爲簡策所當書加以俊彥騰英才霧集郡同巴蜀各習詩書地比宣城特多冠蓋聯翩競映炳爍交輝或推相業於韋平或紹經傳於賈鄭或循聲卓著咸歌五馬之旄或偉績堪銘並勒九龍之鼎幽光待發懿行斯傳端憑紀載於范爰合俟訪求於王範秦子勅睠懷先哲移書有待乎商量鍾元常慨念舊交軼事已聞其撰集宜加

哀錄俾得流傳合瓊瑤而悉萃剛林統金錫而盡歸大冶庶使宏綱之備列益徵鉅製之常新已 太守戴公以江左之英流總交南之劇郡懸魚政肅馴雉風清似馬總之來鄆汴諏律稽經同虞溥之在鄱陽論文校藝眷茲篇帙已閱歲年迭經雨剝以風摧奚自徵文而考獻遂乃延碩彥召耆儒握管齊來操觚各奏百番蜜紙並許傳抄十斗麋丸無妨競寫紛紜異說咸薈萃於七瓶瑣屑舊聞並儲藏於百麓於是芟繁就簡提要鉤元斜上旁行效周時之舊譜大書小注仍酈氏之遺規或有謬說支離分門破碎菴欄軒芋咸用剪除馬勃牛溲概加芟削務折衷於一是冀傳信於千秋此義例之貴於精詳也至乃搜籍索圖咨者訪耆魏泰之成地志考之傳聞李恂之述土風證於親歷廋疏細密剖析微芒奚虞曠

務之傳疑豈有圖陰之誤載襟喉險要並已燦陳離昧方言咸皆備具此考訂之務於典確也若夫五曹之術掌自疇人八線之工創從異域凡立表開方之法悉測深望遠之資驗圭撮以無差按弧弦而悉叶隨方定位恰同考證於李該度海量山合類奇能於劉焯等腹中而著眼疑混竅以開眉宛然臥矩之能知無異揭橐之可辨此圖繪之期於分明也別有前代佳章名流舊撰采自礎銘碣刻搜從寸楮零縑賸馥殘膏一鱗片甲應比袁宏小賦錄從江夏之經定同蘇蕙遺詩載入武功之志碎金可拾餘錦仍存九張之杼自炫陸離百衲之琴無妨補綴爬搜殆罄津逮靡窮此徵引之宜於宏博也外至蠻棲絕峒蠻戶遺墟笏竹深叢黃蘆絕港營屯舊建虎落環遮郵驛所經驛網遞送陂湖綿互市聚駢田隄偃

龍鱗隰張雁翅莫不精據密拮顯著臚晰裂揚子雲四尺之
素具審源流懸崔祖濬三丈之縑備知要害昔樂史有言萬
里山川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
以今視之直其然矣若夫民生之利病戶版之盈虛披覽是
篇又堪概見溯自族分羣戶海控重洋荒阿段之夷歌渺盧
亭之極浦風腥葛黨馬童撓酒而來樹泣波羅鮫女獻綃而
去甚至碇錢競市估舶紛乘方三淖之欲平又九隆之迭化
蓼頭茅夾家輸賧布之租蜺妹蝦姑人並婆蘭之載倘爭桑
其偶覺必含弩以頻驚兆盧寇之漫漫積慕容之憤憤赤符
有獲則戴異生心絳幘自標則張昌妄煽毒霧噓而延陀盛
土船裂而廩君雄夫徵側何能病漢而馬援或至於勞師孫
恩豈足困劉而田子竟煩乎入海何則穴蟻者終成於隄決
而縛龜者且至於桑憂加以俗習閔掄民多彫劫犀牛堰築
扞禦頻年燕子田荒征輸累載昔之歌同得寶庫號長生人
誇金穴之雄家擅銅陵之富效鳴琴於齊俗競尙音聲矜跼
屣於趙都咸趨靡麗竟等亡羊之補空同按驥之求嗟物產
以漸殫嘆凋殘其已甚此則勞惟稼穡必俟王丹化被管弦
庶如何武讀是書也思以謀保聚思以固侯遮思以息災氛
思以宣仁化羊興祖之臨郡親涉山川李贊皇之籌邊遍圖
部落豈僅蒐遺聞於朱貢侈異物於劉恂已哉澄職備西清
書窺東觀楓宸進講注記起居芸館撰文知參制誥憶傳經
於槐市愧脩史於蘭臺看花棘院深虞五色之迷視草穗垣
更乏三長之備今者汗簡初成琬鑄已就編摩鉅帙用綴蕪
詞業看鞆譯借同並得附方輿之記更喜中和遠被請廣宣

廣州府志
樂職之詩光緒四年番禺史澄撰

重脩廣州府志職名

總裁

文華殿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續任烏魯木齊都統英翰

頭品頂戴兩廣總督劉坤一

廣東巡撫今任雲貴總督李福泰

廣東巡撫今任雲貴總督劉長佑

廣東巡撫張兆棟

廣東巡撫裕寬

監脩

廣東布政使續任福建巡撫王凱泰

廣東布政使使鄧廷枏

廣東 布政使 使俊達

廣東 布政使 使楊慶麟

廣東 布政使 使覺羅成孚

廣東 按察使 續任直隸布政使 孫觀

廣東 按察使 續任山西布政使 張瀛

鹽運使 銜廣東高廉道署按察使 孫楫

廣東 按察使 今任山東巡撫 周恆祺

布政使 銜廣東按察使 使金國琛

廣東 按察使 使張銑

二品頂戴 兩廣鹽運使 鍾謙鈞

布政使 銜兩廣鹽運使 續任江西按察使 國英

三品頂戴 廣東肇陽羅道署兩廣鹽運使 方濬師

二品頂戴 兩廣鹽運使 何兆瀛

鹽運使 銜廣東督糧道 今任河南開歸陳許道 貴珊

三品銜 廣東候補道署督糧道 高從望

廣東 督糧道 夏獻馨

廣東 補用道署督糧道 彭懋謙

主脩

三品銜 候補道署廣州府知府 戴肇辰

道銜 候補府署廣州府知府 梁采麟

鹽運使 銜候升道 廣州府知府 馮端本

二品銜 補用道署廣州府知府 劉桂年

惠州府知府署廣州府知府 樓震

署廣州府知府 今升 惠潮道 鹿傳霖

廉州府知府署廣州府知府蘇佩訓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夏芳克實錄館纂修國史館纂修本衙門撰史澄
進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驗封司掌印文選稽勳司幫掌印兼司務廳掌印李光廷

分纂

進士同知銜山東臨武縣知縣周寅清

舉人內閣中書銜化州訓導譚瑩

舉人內閣中書銜高要縣教諭李徵爵

舉人 人 截 取 知縣金錫齡

舉人升用同知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

侍講銜翰林院編脩四川學政譚宗浚

繪圖

舉人國子監學錄銜河源縣訓導陳澧

分校 員梁起

生 員史悠泰

廩貢生光祿寺典簿銜候選訓導羅槃

廩 貢 生 候 選 訓 導 史 悠 晉 員 金 佑 基

生 附貢生詹事府主簿銜史悠乾

廩 拔貢生內閣中書分發直隸州知州史悠履

增 生 員 顏 以 湘

生 員 金 俊 基

員 顏 以 湘

員 顏 以 湘

生

員金偉基

監生

中書科中書

銜盧乃潼

總理局務

生

員桂文熾

光

祿

寺

署

正鄔啟運

收掌

監

生林學詩

廣州府志目錄

卷一

訓典一

卷二

訓典二

卷三

訓典三

卷四

訓典四

卷五

訓典五

卷六

廣州府志目錄

沿革表一

卷七

沿革表二

卷八

輿圖

卷九

輿地略一

疆域 星紀 星野 氣候 都堡

卷十

輿地略二 山川一

卷十一

輿地略三 山川二

卷十二

輿地略四 山川三

卷十三

輿地略五 山川四

卷十四

輿地略六 山川五

卷十五

輿地略七 風俗

卷十六

輿地略八 物產

卷十七

職官表一 隋 秦 漢 唐 三國 南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卷十八

職官表二元 明一

卷十九

職官表三 明二

卷二十

職官表四 明三

卷二十一

職官表五 明四

卷二十二

職官表六 明五

卷二十三

職官表七 國朝一

卷二十四

職官表八 國朝二

卷二十五

職官表九 國朝三

卷二十六

職官表十 國朝四

卷二十七

職官表十一 國朝五

卷二十八

職官表十二 國朝六

卷二十九

職官表十三 國朝七

卷三十

職官表十四 國朝八

卷三十一 國朝九

職官表十五

卷三十二 歷代制舉 辟薦

選舉表一

卷三十三 隋唐宋元進士 鄉貢

選舉表二

卷三十四 明進士

選舉表三

卷三十五 明舉人一

選舉表四

卷三十六 明舉人二

選舉表五

卷三十七 明舉人三

選舉表六

卷三十八 明舉人四

選舉表七

卷三十九 明舉人五

選舉表八

卷四十 明舉人六

選舉表九

卷四十一 國朝進士

選舉表十

卷四十二

選舉表十一 國朝舉人一

卷四十三 選舉表十二 國朝舉人二

卷四十四 選舉表十三 國朝舉人三

卷四十五 選舉表十四 國朝舉人四

卷四十六 選舉表十五 國朝舉人五

卷四十七 選舉表十六 明 國朝武進士

卷四十八 選舉表十七 元明 國朝武舉人

卷四十九 選舉表十八 國朝武舉人

卷五十 選舉表十九 仕宦一

卷五十一 選舉表二十 仕宦二

卷五十二 選舉表二十一 仕宦三

卷五十三 選舉表二十二 仕宦四

卷五十四 選舉表二十三 仕宦四

選舉表二十三 仕宦五

卷五十五

選舉表二十四 仕宦六

卷五十六

選舉表二十五 封蔭一

卷五十七

選舉表二十六 封蔭二

卷五十八

選舉表二十七 封蔭三

卷五十九

選舉表二十八 封蔭四

卷六十

選舉表二十九 封蔭五

卷六十一

選舉表三十 封蔭六

卷六十二

選舉表三十一 封蔭七

卷六十三

封建表

卷六十四

建置略一 城池 礮臺附

卷六十五

建置略二 廨署

卷六十六

建置略三 學校 書院社學附

卷六十七

建置略四 壇廟

卷六十八

建置略五 梁津

卷六十九

建置略六 墟市 關隘 江防 水利附

卷七十

經政略一 戶口 田賦 屯田附 鹽法 雜稅

卷七十一

經政略二 積儲 祿餉 郵政附 祀典 土貢

卷七十二

經政略三 學制 書院義學經費

卷七十三

經政略四 兵防

卷七十四

經政略五 郵舖 海防 船政

卷七十五

前事略一 隋 秦 漢 後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卷七十六

前事略二 唐 五代梁 南漢 宋一

卷七十七

前事略三 宋二 元

卷七十八

前事略四 明一

卷七十九

前事略五 明二

卷八十

前事略六 國朝一

卷八十一

前事略七 國朝二

卷八十二

前事略八 國朝三

卷八十三

古蹟略一 城址

卷八十四

古蹟略二 署宅一

卷八十五

古蹟略三 署宅二

卷八十六

古蹟略四 坊表

卷八十七

古蹟略五 塚墓

卷八十八

古蹟略六 寺觀一

卷八十九

古蹟略七 寺觀二

卷九十

藝文略一 經

卷九十一

藝文略二 史

卷九十二

藝文略三 子

卷九十三

藝文略四 集一

卷九十四

藝文略五 集二

卷九十五

藝文略六 集三

卷九十六

藝文略七 集四

卷九十七

宸翰

金石略一

卷九十八

金石略二 周 秦 漢 三國 吳 晉 梁 陳 唐

卷九十九

金石略三 五代

卷一百

金石略四 宋一

卷一百一

金石略五 宋二

卷一百二

金石略六 宋三

卷一百三

金石略七 元

卷一百四

宣績錄一 秦漢 陳隋 吳唐 晉宋 五代宋 南齊 梁

卷一百五

宣績錄二 宋二 元 明一

卷一百六

宣績錄三 明二

卷一百七

宣績錄四 明三

卷一百八

宣績錄五 國朝一

卷一百九

宣績錄六 國朝二

卷一百十

宣績錄七 國朝三

卷一百十一

寓賢錄

卷一百十二

列傳一 周至南漢

卷一百十三

列傳二 宋一

卷一百十四

列傳三 宋二元

卷一百十五

列傳四 明南海一

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 明南海二

卷一百十七

列傳六 明南海三

卷一百十八

列傳七 明番禺一

卷一百十九

列傳八 明番禺二

卷一百二十

列傳九 明番禺三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十 明順德一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十一 明順德二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十二 明東莞一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十三 明東莞二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十四 明從化 龍門 增城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十五 明新會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十六

明香山縣

三水

新甯

清遠

新安

花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十七

國朝南海一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十八

國朝南海二

卷一百三十

列傳十九

國朝番禺一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二十

國朝番禺二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二十一

國朝順德一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二十二

國朝順德二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二十三

會

國朝東莞

從化

龍門

增城

新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二十四

國朝香山

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二十五

縣

國朝三水

新甯

清遠

新安

花

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二十六

人表

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二十七 耆壽

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二十八 方伎

卷一百四十

列傳二十九 方外一

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三十 方外二

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三十一 列女一

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三十二 列女二

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三十三 列女三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三十四 列女四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三十五 列女五

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三十六 列女六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三十七 列女七

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三十八 列女八

卷一百五十

列傳三十九 列女九

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四十 列女十

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四十一 列女十一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四十二 列女十二

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四十三 列女十三

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四十四 列女十四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四十五 列女十五

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四十六 列女十六

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四十七 列女十七

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四十八 列女十八

卷一百六十

雜錄一

卷一百六十一

雜錄二

卷一百六十二

雜錄三

卷一百六十三

雜錄四

羊城內西湖街
富文齋承刊印

廣州府志卷一

訓典一

順治三年

上諭朕惟

太祖

太宗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
天庥撫臨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
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稟承爰敕法司官廣集廷議詳
繹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書成奏進朕再三覆
閱仍命內院諸臣校訂妥確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
例爾內外有司官吏敬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
民畏名義而重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順治六年

上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人民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查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爲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以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簽派差役如縱容衙官衙役鄉約甲長借端科害州縣印官無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墾漸多各州縣以招民設法勸耕之多寡爲優劣道府以善處責成催督之勤惰爲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該部院速頒速行欽此

順治十二年

上諭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爲忠爲直眾美集焉不正則爲奸爲慝羣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也顧事有殊塗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允賴之矣若夫奸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爲國厲階蓋緣居恒無正心之功一當勢利遂昏迷脅亂狂肆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聯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如譚泰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恩遇不思圖報逞臆橫行跋扈自恣目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豎儒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而乃背德植交蔑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炯鑒昭然足

爲永戒恐後之爲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爲人臣儆心之訓云

順治十二年

上諭禮部朕維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卽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爲真儒達用則爲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特諭

順治十四年

上諭朕惟古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爲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厯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爲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凡服御膳羞深自約損然而

祖宗百神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在參

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啟崇禎時
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萬歷
刊書為準除荒以覆奉御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
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
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爲存留
者今爲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襖
盜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
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朱
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照督撫題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
刊書價值造入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
數辦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
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彙題造冊

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
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
爲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催科
之中寓以撫字廣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
已率屬承流宣化覈出納之數慎挪移之防則布政司之責
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恪遵
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特重焉其敬
承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

上諭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
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

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康熙二十年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息海寓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爲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騷肆逞痛毒三桂僭稱偽號逆醜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剿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旣膺

神殛逆孫世璠猶復鳴張據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厲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進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兇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如捷書旣至上慰

郊

廟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甯行齋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旣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徵輸朕閔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間施權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寢之內屢懷閭閻之依中夜屢興盱食不暇怒焉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

翦歷年之蝨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滌煩苛惟新庶政
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

康熙二十五年

孔子讚

御製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
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
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
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
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
朝明道者教思周於萬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
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
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
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巡省東國謁祀

關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叅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
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
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
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
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美牆可晤孔子之
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
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勛哉合圖邇源洙泗景躅唐虞載
歷庭除式觀禮器擯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
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
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
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康熙二十八年

顏曾思孟
四子讚

御製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心齋坐忘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

作配

康熙三十六年

御製朕惟

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阼迄今早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廼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凶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甯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面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

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
又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旣告厥成事迺蠲釋青災潔
事禋望爲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
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
所以建威銷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
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
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
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
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
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
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爲相
符合也爰比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

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
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皇皇聖言文武道
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羹牆寤寐
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此兇醜瀆
亂典常旣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
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
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
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
爲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受掩
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
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爲民困慎固戍守還轅

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
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甯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
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揚我旆旃我今於
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彈丸天降
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旣腊梟獍旣獮豺獍大
漠西北解甲棄及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
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
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
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
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
視此銘詞

康熙四十一年

上諭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
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
令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
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
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
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
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甯無講究必也躬
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
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
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
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
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

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
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甯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
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
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
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
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執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
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
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
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甯俟他求哉若仍視爲
具文玩愒勿做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
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
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
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
業勿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

康熙四十九年

諭戶部朕恭膺

天眷祇承

烈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厪懷至治宵旰靡甯幸際海
宇同風邊隅嚮化遐邇中外帖然衽席之安者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祐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

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通共會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饑饉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損之儲蓄爲頻歲渙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履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來省方時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生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旣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日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

矚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敷仁用甦民力明年爲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周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巡撫及府尹所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旣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卽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夫

地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切休戚者也誠克體朕孳孳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牟賸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為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即刊刻頒布徧示窮簷令咸知悉

康熙五十三年

上諭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嚴絕非聖之書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鄙褻荒唐瀆亂倫理不但誘惑愚民即搢紳子弟未免遊目而蠱心傷風敗俗所關匪細著該部通行中外嚴禁所在書坊仍賣小說淫詞者從重治罪

雍正元年 自督撫提鎮至州縣

上諭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甯謐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總督為最重也總督地控兩省權兼文武必使將吏協和軍民綏輯乃為稱職但統轄遼遠職務殷繁較巡撫之所屬更大是在遴選屬僚之賢能者委任得宜則振綱飭紀可無廢弛之虞而以人報國亦得大臣之體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虛懷察訪果係清節素著才具練達者任以要劇即行保薦則舉一可以風百今或以逢迎意旨為能以沽名市譽為賢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託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厲屬員之道乎朕視天下如一家視臣鄰如一體爾等亦宜深體此意以一家之心視兩省以一體之心視屬吏本之至公用之至當則上司之任使下僚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凡有才有守之人皆樂爲効用矣至於所在管轄地方有作奸犯科之豪猾倚勢剝民之搢紳理應重加懲治因巧於結納反得僥倖自全而家居之大臣官員皆經皇考任用之人致政投閒安靜自好爲大吏者并不加以禮貌或反被土豪侵欺者有之亦非所以表率屬僚彰善癉惡之道也總督與巡撫將軍提督誼屬同寅凡地方軍民事務宜互相商榷各不虛公勿苟且雷同勿偏執臆見方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總督參劾知府例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例由兩司道府揭報衆論僉同所以示公也近有參劾之後始行補揭夫果其當劾司道府不能揭報於前既有徇庇之愆而令其補揭於後又欲寬其失察之罪彼此巧飾以欺朝廷尙得謂之至公平朕觀古之純臣載在史冊者興利除弊以

實心行實政實至而名亦歸之故曰名者實之華也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爲名肥家以爲實而云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爲也爾督臣膺茲簡畀固宜篤矢忠誠尤當戒諭屬員痛改陋習更有仕宦之初頗著廉名及身躋大位則頓易其操者古人謂之巧宦其心事豈可問乎且職居制閫亦非徒以清操自善也若但謹身節用而遇地方大事一籌莫展雖免貪冒之名究鮮屏翰之實國家又何所倚毗耶爾督臣皆

皇考擢任之大臣朕嗣紹丕基一切遵循成法惟冀爾等察吏安民練兵核餉崇實行而不事虛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見故諄諄告誡并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等亦宜細心體察與爾屬吏共勵官箴交相儆惕朕自優加恩禮始終保全

若爾等恣意徇私不能竭忠盡職則深負

皇考簡用之恩其罪甚大國法森嚴朕雖欲寬貸爾等不可得矣特諭

國家任官守土綏輯兆民封疆之責惟撫臣爲重今之巡撫卽古者保釐夾輔之臣也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轉漕裕餉皆統攝於巡撫苟非正己率屬振飭勵精則一切政刑錢穀必致墮墮拊循保障之功何賴乎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從來大法則小廉自兩司以至郡縣平時參見接談卽可畧知其才品優劣迨試以委任訪之輿情賢否清濁自難淆混惟上官偏私好諛屬僚善於逢迎者卽推爲才能其樸直自好潔己愛民之員反無見知之地及至計典黜陟并遇選擇保題之缺或先納賄賂或責報異時始爲之薦引亦有寄耳目

於監司等官聽毀譽於幕賓僚友之口以致舉劾不公潛滋奔競勸賞黜陟旣失其當地方安得良有司乎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蓋因巡撫之費用皆取給於藩司或以柔和交好互相侵挪或先鈎致藩司短長繼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徒供一身夤緣自奉之費罔顧朝廷帑藏財用之虛及事發難掩惟思加派補庫展轉累民負國營私莫此爲甚州縣積穀本爲備荒之計水旱歉收之歲待此拯濟於民生最有關係今皆視爲正供之餘項借出陳易新之名半爲胥吏中飽半爲州縣補空一遇災荒茫無賑貸皆由巡撫平時疎畧包容玩愒所致也屬員缺出委署雖由兩司詳請其實巡撫操其權下屬鑽營囑託以缺之美惡定酬賂之重輕攝篆之人久則年餘近亦數月往往視爲傳舍情同行劫不

卹小民之脂膏但飽谿壑於無厭務償得署之餽遺而止試思此一年數月之間窮黎何罪而可縱貪暴以剝削之乎此等積弊尤爲國法所不容者巡撫參劾知府應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應由司道府揭報所以示公愼無私之義也近有先行參劾而令其補揭若所劾不公則其補揭未免以勢凌之使不得不從果其當劾則司道府既不能公揭於前而復巧飾於後以寬其徇庇失察之咎上下容隱視功令爲具文公愼無私之謂何撫標兵丁多者二千餘名少亦千餘名境內設有匪類竊發藉以捍禦搜捕今撫臣自謂無行軍進剿之職置標兵強弱於度外不加訓練器械朽鈍營伍廢弛裁汰老弱之兵空糧悉歸私橐大非國家設兵衛民之意矣雲貴川廣猺獞雜處其奉公輸賦之士司皆當與內地人民一

體休養俾得遂生樂業乃不虛朕懷保柔遠之心嗣後毋得生事擾累致令峒民失所至於土豪巨猾結交官吏武斷鄉曲逞奸干紀之徒每或彌縫漏網而告休歸田之大臣官員安分杜門反徇私吹索借端凌踐此皆大失好惡之公尤損保全耆舊之義非鎮撫者所當留意乎爾諸撫臣皆荷皇考任用之恩受全省撫綏之寄朕纘承大統祇遵成憲優禮大臣保全終始惟冀爾等各抒忠悃安靖封疆朕所諭者有則悔悟速改無則省躬加勉爾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亦宜詳細體察與諸屬吏共相勉勗同心協力以盡職守若不念

皇考簡畀之隆致貽地方黎庶之害負恩曠職自取罪戾朕又安能廢法以宥爾乎特諭

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爲務我國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鴻圖

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超越前古至我

皇考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恬冒涵濡深仁厚澤有加無已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宮東西南朔海澨山陬戶習詩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之隆莫過於此矣朕繼承大統遵守舊章寤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爲士子進身之階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學臣倍加鄭重爾等

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文風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實行猶未爲盡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摻羅名蹟藏書而衡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醇潔爲主古人云言乃心聲氣由夙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正他日爲國家柱石爲朝廟羽儀不綦重歟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取祠蔭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卑汙貶節勿驕暴凌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擇如此則內外交悉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顧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尙其勉旃毋忽特諭

國家武功赫濯綏靖區夏用資專閫統率全省將士俾黎庶誠和疆圉甯謐提督之任綦重矣當茲海宇承平士卒狃於

晏安不以兵革爲事相沿日久營伍漸弛非所以肅軍政飭戎行也爾等皆係

皇考簡用節鉞之大臣尤宜恪遵令典倡率所屬將弁簡閱卒伍整器械操演技勇平時討論軍實訓練精勤乃稱節制之師折衝禦侮庶幾有備無患矣夫儲糧裕餉所以足兵食壯干城非爲飽一人之私橐也乃虛兵冒餉侵漁扣剋視爲故常以致朝廷恤兵養士之典止供將吏肥家之計居心多慾自難彈壓下僚馭眾寡恩何以振興士氣提臣職任拊循果能廉正自持無虛給餉俾士飽馬騰有不感激思奮者乎至山海要區得人最重爾身爲大帥凡將佐偏裨果其智勇素著才技優長肅紀律而輯兵民厯有成績之員或軍政薦舉或破格題請皆當予以優擢如本係庸劣之弁徇情面

受賄賂始則權宜委任旋復列名保奏不特冒干名器必致貽悞地方濫用匪人之咎其能逃於功令乎且設兵所以衛民文武官屬殊途而轄兵愛民均有責焉如各執已見不相和協勢必有縱兵虐民挾制長吏以逞威作奸者在文臣豈容辭咎而提臣統領水陸重師管轄不嚴調劑不力致文武抗衡兵民異視責更難追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爾當一秉虛公和衷辦事嚴飭將弁於所屬汎地實心捍衛勤緝奸宄俾居民安堵無虞地方咸受其利益爾等皆勤勞素著効力年久之人

皇考屢加拔擢洵膺斯任朕祇遵成憲優遇大臣保全終始爾等其各抒忠悃以無負朕愛養兵民之至意其總兵副將參遊等官各有諭旨爾亦應詳細體察同心協力共相策勵

靖共爾位永奠封疆特諭

國家幅幘廣大凡巖疆重鎮關塞要害之地設立總兵俾之鎮守上承督臣之節制下樹將弁之表率輯兵安民厥任甚重居是官者當以甯謐地方爲念嚴飭官兵巡緝奸宄倘有匪類務必窮盡根株使宵小無從潛匿良民得以甯居若平時漫無覺察日久必致蔓延綢繆未雨之謂何武臣雖不干民事然保障捍衛責有攸歸守此方卽當軫念此方之民毋得視之膜外縱兵肆擾至文武職任雖分盡心王事則一彼此和衷同心共濟自不至貽悞公事況揆文振武經術同源善於恤兵必善於愛民尙何至縱兵虐民失國家設兵衛民之意乎總兵統轄營汛甚多當以訓練爲先嫻騎射整隊伍備器械限期校閱勤惰嚴分賞罰明而軍政肅隱然一長城

矣所屬將弁兵丁智勇超羣則立登薦剡武藝精熟則特拔戎行以之鼓勵軍士猶有古良將風焉兵之所需糧餉最重給糧而扣剋則師旅有枵腹之憂缺兵而不補則營伍有空虛之患總兵率先潔已嚴飭偏裨毋得久懸兵缺以恣侵漁毋得剋減額糧以肥囊橐則兵籍無虛士氣益奮有不收臂指之效者乎至於馭兵之道務在寬嚴得中過寬則兵以怠玩而生驕過嚴則兵以拘迫而滋怨能於嚴明之中隱寓愛恤之意庶幾上下一心忠義自奮此又在爾鎮臣之善爲運用者也仰惟

皇考垂誠提鎮諸臣有曰韜鈴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又曰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各得其平煌煌天語勒於箴規久矣爾等皆係

皇考簡畀之人果能實心力行不致始勤終怠上負聖訓朕心嘉乃成績必懋錫殊典如其徒擁厚祿虛糜爾位既無益於兵民致有乖於令典國法森嚴朕不爾貸也特諭朕惟國家官制分省開藩爾職居方伯任寄旬宣所以綏輯羣黎布昭德意實庶邦之喉舌列服之綱維任既重矣責亦大矣府州縣官之賢不肖最關民生休戚當不時察核治行務知其實分別臧否以告督撫爾以無私自信督撫自不以私心致疑協和盡力以勸賢懲不肖則除害興利一方安矣今計典之黜陟特疏之薦彈朝廷憑督撫之奏章督撫憑布按之詳揭爾布政爲官吏表式自當益矢公忠若愛憎任情是非倒置以詔事上官通行請託爲賢以不善逢迎恥投暮夜爲不肖其何以稱之屏之翰百辟爲憲者哉夫官至監司

歟歷有年當服官之初廉潔自守漸登高位頓改初心更有矯飾虛聲潛納賄賂陋俗相沿謂之名實兼收其罔上行私爲尤甚孔子謂事君勿欺甯不聞乎賦役會計皆爾專司調劑均平乃爲稱職今錢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剝何堪至州縣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爾試思戶版稅籍誰爲職掌私派橫征誰任其咎顧可失於覺察乎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是侵是挪總無完補耗蠹公帑視爲泛常尤爲不法宜嚴革前弊永杜侵挪如司庫盤查之責在巡撫虧空之根亦由巡撫巡撫借支而布政不應者少矣然職在監守果能廉正自持則巡撫挾勢借支斷不能行爾但謹身節用量入爲出司庫必無虧空矣州縣庫盤查之責在知府覺察虛

實之責獨在布政爾但潔已率屬不容徇庇州縣庫必不虧空矣朕深悉弊原所以反覆諄切言之冀爾等悔且改也皇考德洽區宇六十餘年朕嗣守丕基惟成法是式爾等皆蒙

皇考簡拔職任藩宣果能各效忠誠稟遵功令朕自始終保全加以擢用若營私贖貨曠職累民爾既負

皇考之深恩朕又安能弛國家之令典三尺莫追爾其慎之

特諭

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司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爾司定案任豈不重歟

皇考仁覆如天每覽西曹奏牘反覆推詳惟寬惟慎逮情真

罪當猶施緩決之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六十餘年於茲朕嗣守大訓思四海之內有匹夫匹婦罰非其辜者卽非所以繼

皇考之志夙夜懍懍焉何道而能不濫不寃實爾司是賴朕惟國家考定律例所以弼教非以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麗於法及至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全其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律例之本意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寃獄哉

太祖高皇帝之訓曰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之官必期得情大哉

聖言包舉虞書周禮之義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

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爾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爾司之駁查爾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焉冀免三法司之駁查漢路溫舒所云奏當既成雖臯陶視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也口供案卷如是寃抑何從平反咎在聽獄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弊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奸欺也大計黜陟由爾司詳報督撫宜以用刑明慎執法不阿者爲賢能毋以善事督撫弗逆爾意者爲賢能也地方豪猾若苗有莠不除不翦害我嘉禾至於良善巨室致政大臣猾吏或借端侵抑之非所以稱朕意也邇來士大夫好云名實兼收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習俗偷薄朕甚憫焉夫六廉之義百司攸同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家

以潤屋奉身歷觀古來逃於國法者十無一二免於天罰者更百無一二書之呂刑曰獄貨非寶非聽訟者之明訓歟爾司其正已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尙其勗諸特諭爾等官歷僉司所以贊襄藩臬承流宣化者也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身居是官必顧名思義名者實之華也克副其實而後名歸焉如守巡兩道首當潔己惠民凡府州縣之廉潔貪污俱宜細加察訪不時密詳督撫以憑舉劾地方有土豪武斷尤宜禁戢剪除衛良鋤莠乃稱其實若但知趨承大吏或祇圖下屬陋規一切吏治民生槩置不問貪庸陋劣殊負朝廷設官之意矣糧道專理漕運職任匪輕使徒知起運規例扣剋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擾有玷官箴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有董率工程之責凡分修河員

孰賢孰否俱應洞晰並宜親身經歷查勘估計某口險峻某口平易某處堤工堅固某處冒支帑金倘不計虛實不辨勤惰僅以納賄多者爲能員餽遺少者爲拙吏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塌誰之咎耶鹽道一官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補舊上虧國課高擡鹽價下累小民至於官鹽騰貴貧民販賣私鹽捕役鬪毆株連人命流弊無窮一由商人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致欠額徵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甦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爲稱職驛道爲驛站錢糧所係必廉潔自守乃克剔弊釐奸凡驛遞馬匹數目多寡每有假冒開銷歲修船隻亦有虛浮不實該員一貪貲

貨勢必昏庸或過於苛覈勒索多方經管屬吏疲不能支總之病官病民悉緣貪黷敬爾有官垂諸古訓靖共爾位載在風詩爾等各有常職各守官方名實二字極宜體認今以獻賂爲實虛譽爲名動云名實兼收內以欺己外以負國有靦面目其何以立身而行忠盡乎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以軫恤民生爲首務各省道員必親加遴擢諄諄誡勉極其詳慎朕纘承大統翼翼小心惟仰體皇考愛養元元至意亦期爾等爭自濯磨振飭風憲以副朕望果能肅清綱紀無致廢弛朕當破格獎勵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特諭

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旣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又設副將參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治兵有大帥必有偏

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臂之效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爲害最大究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剋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賸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眾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爲之踴躍用命乎爾等遇有兵丁空缺卽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至於馬步各糧按期領給不得剋減分毫古之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投醪挾纊之風爾等宜知嚮

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兵之害倘或約束不嚴縱兵肆虐誘賂放債恃強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防禦緝捕以致奸宄滋蔓徒卸責於有司文武失和秦越相視殊背國家設兵鎮守之意律法具在罪有攸歸至於爾等簡用督撫中軍責任匪輕尤宜潔已奉公恪遵法紀至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員各有城守汛防之責亦宜努力稱職自奮功名朕念爾等曾受

皇考選擇之恩自應保守前勞力圖後效果能整飭戎伍允著干城之望朕自不惜寵以崇階倘若廢墮武備侵漁煥芻甚且妄執武官不惜死之言恣意逞威虐民生事爲害於地

方王法森嚴決難輕貸特諭

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爲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所繫綦重矣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

皇考澄肅官方慎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聲名著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卽膺殊擢所以鼓勵循良務合羣黎受

福爾等蒙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正自持屏絕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谿壑由爾不能却遺金於暮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征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視爲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饋遺是因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勸誡加以體恤則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制節謹度淡泊是安則爾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風俗禁強戢暴以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訟皆爾職守之所當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公持正勿

涉偏私若善於逢迎者從而庇護薦拔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為摧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入仕途清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既知砥礪廉隅即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每謂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潔已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輿頌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以弋取虛譽為名而以封殖多藏為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纘承大統夙夜祇懼惟恐有負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為爾等寬也特諭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部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繼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貨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雍正元年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

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賄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歎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沈者何可勝數爾部卽着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

雍正元年

上諭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吏胥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特諭

雍正二年

上諭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

實不過官員在任之時或係下屬獻媚逢迎或地方紳衿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工甚至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及其後或爲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爲產業考其年月則官員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而特爲興造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當再爲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者或經告發或被糾叅卽將本官及爲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之後民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明一概改爲別用或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爲有用以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特諭

雍正二年

上諭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厘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甯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

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雍正二年

上諭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爲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民便自爲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爲喜悅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爲倡導於前留心照應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又民間輸納錢糧用自封投櫃法亦屬便民之道但偶有短少之處令其添補每致多索其數浮於所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內照數補足交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留心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特諭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於好生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寬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慎罰爲辭誠以民命至重甯過乎仁毋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讞一事尤加詳慎惟恐

法司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朕心深用惻然故凡京城及各直省題奏讞獄但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加末減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出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卽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自今年爲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罰之至意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爲賢而進之以其爲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旣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

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卽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尙存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妬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疎遠者亦慰藉稱屈卽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輕重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訛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

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皐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做法僅在漢唐

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
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
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
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
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爲君子
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
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
惑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
道而不恤惟六經論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爲典要論語謂
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
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
朋黨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旣明且

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
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飲助今旣登朝蒞官
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
私情而違公義且卽以君親之並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
致之於君而尙不能爲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藉口於朋以
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
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
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
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皋陶之
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
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
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

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繼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懍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雍正二年

上諭從來關權鹽稅之設所以通商裕國或用欵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誨切切但旗員向來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樽節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寬限希圖掩飾是以不憚丁甯再加申飭大抵關差之弊皆未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長策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關分別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單任意重輕爲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稅代爲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一物不免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徬徨越關迂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鹽差之弊尤合重懲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之在商者猶小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底澄清勢必至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爲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則官鹽不

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橫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與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稅自足額鹽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蘇盡復舊業則課自贏餘至於督撫係封疆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關政不得視爲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剝削鹽政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徵錢夫權關部屬尙有顧忌恐督撫持其短長今歸督撫則何所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或不奉約束今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行使風清弊絕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將耗羨充課固屬急公但恐以耗羨歸正額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羨商民重輸疊出何以堪此朕深悉關鹽擾累之害垂念商民營逐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權稅者務期奉公守法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絕箕歛之弊實通商卽所以理財足民卽所以裕國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責有攸歸其悉遵朕旨特諭

雍正二年

上諭沿海居民人等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卽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卽天地之理故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邱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當敬信而尊事況海爲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爲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柴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淫祀而不信明神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

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卽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濫浙江又報海甯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提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卽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顧可望綏甯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甯處以敬承天意亦願爾百姓共懷此言內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致誠昭事而不徒尙乎虛文人意卽神意一念之感格亦足以致休祥豈獨一家一鄉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

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該地方官家諭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特諭

雍正三年

上諭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獄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奏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乎宇內血氣心知之倫熙然安處

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圖深懷繼述雍正元年八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辨論商榷折中裁定或析異以歸同或刪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內外永爲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小大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爲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

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望焉

雍正三年

上諭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儆惕凡水旱災祲皆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爲憂慮祇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依都立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露足

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如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因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嗣後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卽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所求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視爲禱祝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蓋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旣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相勉勗而已特諭

雍正三年

上諭治道莫尙於風化而節行實爲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卽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爲務恩詔中敕令旌表節義使苦寒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報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絕少夫海內營伍中其矢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向來罕聞舉報豈以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而教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同無由真知灼見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秉彝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

未嘗有二營伍中節烈或竟湮沒不彰朕甚憫焉夫儒生與戎伍既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議具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雍正三年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爲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爲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爲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卽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飢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

賑恤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爲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致缺額罪何可追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爲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餘地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籌畫養贍之道倦倦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

慎之慎之

雍正三年

御製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
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
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履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

警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
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
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賜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甯部眾

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温
布藏巴禮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
之備膽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
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聲
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眾凡
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眾又降其貝
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
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
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
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
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倉皇糜潰窮感失據羅卜藏
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眾累萬牲畜軍械

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一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振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

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于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甯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震爵號游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愍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

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鞞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厯嶽嶇坦若坳郊賊棄

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免失窟何所逋逃枯
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
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
特

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
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
志述事念茲在茲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佑基初校 番禺史悠履再校
番禺金俊基三校 番禺史悠泰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終

雍正四年

上諭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遵之奉之
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為鄉人法
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
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
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
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
耶朕觀今日之士子雖不乏閉門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
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
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

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士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尙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卽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跡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源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眾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

督學之臣慎重學臣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使持公秉正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拔溺職者卽行參革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不變庶幾其可望也特諭

雍正四年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

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耄龐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眾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明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卽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卽荷上

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觀百年之盛事當歡忻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爲國家淳朴善良之民則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遊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尙多方樽節愛養以爲加惠元

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誨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特諭

雍正四年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蓋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自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宏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卽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旣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爲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興諸弊盡

除等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理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爲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征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恤以錢糧則恤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助以耕桑因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姦宄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姦黜貪污鋤豪劣爲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可爲除弊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爲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爲耕藉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卽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卽爲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有豐功偉烈布在方冊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

雍正四年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卽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能無遺況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

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卽或
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爲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
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
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
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卽遵
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卽舉出夫一省而舉數
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
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
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爲有用之儒
於士習人材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
責如有徇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特諭

雍正五年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
督高其倬亦會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卽年
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
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卽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
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希圖重
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會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
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
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靛之屬
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令
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足有由
來矣令二省督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
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費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

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特諭

雍正五年

上諭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藉田而耕藉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爲天

地之寶實生民之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爲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理辨土性而課人功資雨暘而防旱潦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甯所以爲萬民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瞻仰日覩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帝藉仰蒙

上天眷祐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藉之禮爲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共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

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侵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藉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戒虔誠是以感格上蒼而獲此盈甯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懍帝鑒之匪遙勿視耕田爲故事永矢敬恪以迓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雍正五年

上諭從來爲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甯蓋賢才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卽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盡朕

心力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才受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秋末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爲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有

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加倍治罪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著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該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

雍正五年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人當有禮義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概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

臠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

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會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卽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倣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

治庶幾其可復見也特諭

雍正五年

上諭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爲念是以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卽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陬僻壤之衆家喻戶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吏尙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而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人心至誠至切之苦衷屢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爲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尙得謂之不負簡任不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黃銅器皿者

所以杜銷燬制錢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者所以重稼穡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至而地方官員並不實力奉行聞省會之地黃銅器皿市賣如故郡縣之間種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罔聞是朕爲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并未曉然於心無怪乎習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但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行乎此等事不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者而地方大吏不肯禁約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而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猾吏將借端爲非轉爲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爲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情形不同而屬員才力亦不一爲上司者於寬嚴緩急之間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寬有寬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以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卽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昨山西李恒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卽是榜樣倘地方有此等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爲無事勢必至奸民漏網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眾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

雍正五年

上諭制錢爲民間日用必需之物向來錢價甚昂民間深爲不便朕爲籌畫宵旰勤勞因思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必有銷燬制錢以爲器皿之事是以令京城與直隸各府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凡有黃銅器皿者俱著交官照數給與價值無非欲錢文充裕俾小民有資生計之益而無乏用之苦也年來於京城內外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於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爲器者可見銅器若不嚴禁則燬錢之弊必不能除而錢文必不能裕錢價必不能平此其相因之情勢固有灼然不爽者京城現今奉行惟謹凡黃銅器皿俱已陸續交納給價乃聞各處省城並未設有收買銅器之公所與專司其事之官員則

民間雖有銅器何從交納此皆各督撫怠忽因循並不實心奉行之故也用是再頒諭旨著各省督撫設立公所於屬員中揀擇廉謹老成之人專司其事在司庫先撥數千金以爲價值嗣後陸續給發凡有交納銅器者按其劬兩給以頒定價值不得絲毫扣剋亦不得以重秤令其虧折夫制錢爲日用之所不可缺而器皿則不必定用黃銅此理甚明此事易曉各省督撫果能將朕便民利用之至意諄切曉諭而又核實給以價值則民間之交納銅器者自必踴躍爭先矣著各督撫將所買銅器劬兩每年歲底奏聞其所發價值報部奏銷倘委辦之員有侵蝕扣剋等弊督撫卽行題參從重治罪直隸各府委官之處亦照此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五年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各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

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饗飧之恒業以俸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

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勲勳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
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
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
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
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
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
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
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於價賤而難於
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
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
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
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
仰冀

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
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
之需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甯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
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
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
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雍正五年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六省道路甚遠命往試用舉人俱係揀選引見之員嗣後各員經該督撫題補者不必令其來京著具題補授欽此

雍正六年

論上年閩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卽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畧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眾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旣懷趣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則一錢可買七觔此等之言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卽有業者亦鬻產以圖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平賤之故蓋因地廣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

豈可得乎況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貲以供路費中途困厄求救無門不相率爲匪勢將成溝中之瘠矣此時追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者自貽之慮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爲地方有司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恤其窮困念念如保赤子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卽如廣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鑿而所以任其廢棄者聞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爲爭競也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旣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種之壤拋爲曠土甚爲可惜一則墾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爲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

端助其耕種以資工作寬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功者矣凡地方荒業田土皆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小民生計爲念數年以來所以爲閭閻籌畫者盡朕苦心茲頒諭旨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爲不忍不思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卽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希冀不可必得之利乎著各督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雍正六年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

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及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冰或致凍死恐民做倣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宏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尙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憐愛又當何如也豈有以己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充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致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爲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爲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剖股以爲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

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爲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而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剖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倣者多則戕生

者衆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特諭

雍正六年

上諭凡官員有涖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悞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嫺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

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尙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爲傳達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悞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伊等身爲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府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其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特諭

雍正六年

上諭戶部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年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卽遵諭行欽此

雍正六年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旣多缺畧卽有采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采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采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愈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

年爲期恐時日大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卽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概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爲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旣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敘倘時日旣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卽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卽詳查確實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欽此

雍正七年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
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污心
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
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
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
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
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
同歸於盡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人其中
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降
諭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製造賭具之尙有其人
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
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條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

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見
而倣之家主爲之奴僕在傍見而倣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沈
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
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
見卽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矣凡地
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平常安
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拿
獲賭博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
有證據出於某縣將某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
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
而該縣能緝獲懲治者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
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

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雍正七年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卽各處皆有未墾之人或以食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統率州縣因地

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惟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特諭

雍正七年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爲士民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已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爲鄉紳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卽已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爲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爲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恤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並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者忌

人之貴貧者忌人之富彼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已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爲心腹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從來遇歉荒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爲富不仁之家也迨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斂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爲此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卹貧民爲念凡鄰里佃戶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青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爲之援手如此則富戶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戶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伎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

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甯是富戶之自保其家猶富戶之宣力於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逆賊會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強兼併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說乃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未必便能成立而富戶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欲窮天下之賊論有此情理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官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爲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爲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

戶爲富戶者當知己之得於天者甚厚當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族周恤鄉鄰下逮佃戶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常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特諭

雍正七年

上諭粵東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貲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欲熏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

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無恥殘惡之極豈國家弁兵忍爲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廣東新甯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參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汛百總文秀卽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至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

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已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卽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特諭

雍正七年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爲蛋戶卽徭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蛋戶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踖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爲區別而使之飄蕩靡甯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戶聽其在

船自便不必令其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并令有司勸諭蛋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特諭

雍正七年

上諭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旣敷則蠲除維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貴者不過

八錢幾分賤者至於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爲慰悅此該省人民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仰感上天垂祐而錫以豐穰之所至也著將廣東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免四十萬兩以獎地方官民之善乃朕加恩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使小民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并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官嚴加議處特諭

雍正八年

上諭知府一官有承上率下之責關係吏治民生最爲緊要爾等勿將此席視爲傳舍但務逢迎上司以圖陞遷爲榮身之計做此一官須盡一官之職居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果能察吏安民實盡其道便終身不得遷轉亦足留名譽於將來若請託鑽營希圖保薦縱一時倖獲寸進而遺臭無窮公論難免何能掩人之耳目哉況近來知府無難做之處上司俱不收規禮節禮若果實心盡職不患薦舉之不公卽如刑名事件知府尤爲上下關鍵務期明允公當地方始無冤民不可聽屬員懇求亦不可畏上司駁詰而草率苟且以致訟獄顛倒下結民怨上干

天和至於催科一節固有考成若果遇有水旱災荒自當據實申詳加意撫恤不可隱匿以圖省事亦不可捏報以滋弊端夫寬大惠愛者乃爲政之要道朕非令爾等嚴厲苛刻以從事也但古人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若保全貪官污吏以博長厚之名縱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靜之譽

此所謂婦人之仁大有害於人心吏治古昔聖賢言之詳矣不待朕諭而後知之也沽名邀譽者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時使耆民鄉約貼德政之歌謠離任時令豪紳劣衿具保留之呈牒此皆非真正好官也惟在任之日亦不覺其好而去任之日紳衿百姓思之不置念之不忘愈久而愈切斯則不愧古之循良矣知府與知縣不同知縣爲一邑之宰果能殫竭心力使四境之內民人樂業便是良有司至於知府則有統轄屬員之職若各屬之內有一人居官不善在知府分內卽爲一分曠職不可云潔已謹守遂可無忝黃堂之任也天下人才難得當存愛惜之心若果善於鼓舞教導則中材皆可進於高明倘過於苛刻摧殘則因細故微瑕而致干放廢終者不少矣總之遇好官則當愛重保護之遇中材則

當勸導扶掖之遇劣員則當懲治罷黜之以爾等自己教訓子弟之公心督課屬員而屬員有不觀感興起者無此情理也況天下官員百姓各具天良無不可感化之人如曾靜之克惡性成古今罕有其比者朕尙且感發其愧悔之念則知信及豚魚古人之言不我欺也爾等居官惟有至誠至敬實心實政自然屬吏承風羣黎嚮化和氣致祥

上天必賜之以福慶矣至於參罰案件外官必不能免朕從不肯以情有可原之案廢棄賢員常有因公參處之州縣官朕見其人才可用而逾格加恩遷擢者爾等勿存見小之念顧惜功名局於庸眾之規模而無遠大之器量也爾談九敘朕看來才具平常因爾曾任知府七年諸事熟練亦無過犯是以復加簡用大凡曾經歷練之人若以其巧滑之習和光

同塵盜名欺世此等之人實為國家之蠹若出其素所閱歷者以察吏安民誠心供職較之初入仕途之人大相逕庭實為國家之寶為蠹為寶在汝自擇之爾王士任朕看來甚是聰明從前高其倬曾在朕前陳奏今史貽直特行保舉爾須努力上進不可自恃聰明將來可望成就勉之勉之并將此通行宣諭天下之為知府為直隸知州者

雍正八年

上諭牧合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勉告誡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

茫然即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會令商著規則以為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延遲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今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百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旨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剗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

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特諭

雍正八年

上諭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勒索重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者小民偶爾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為已有雖豐潤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致息上起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為固然全無矜憐憫惜之意貪饕為性澆薄成風此亦世道人心之患也夫緩急亦人所有周禮三

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儕類里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勿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祐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幸而富貴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持以為剝貧人之具不但

上天監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為之乎凡屬貪鄙之人利令智昏以為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為富不仁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

則樂善好施者必致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恐轉阻其借貸之路非所以爲便於窮民故特將天道好還循環往復之道委曲詳明覺悟貪夫薄夫而啟其良心杜其弊俗凡有借貸銀錢穀米者加二加三起息尙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爲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所屬之人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如下愚頑惡之性不移尙有爲富不仁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也如有無藉棍徒因朕此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

或生事強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但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特諭

雍正十年

上諭各直省督撫提鎮標下之兵丁朕俱賞給生息銀兩以濟其緩急之用而各省協營甚多一時難以普及意欲俟軍務告竣公用充裕再思周遍加恩從前所頒諭旨言之詳矣今據廣東總督郝玉麟奏稱廣東督撫提鎮各標賞資帑本共十萬兩臣等經營籌畫或借給鹽商或開張當舖大約可得二分之息臣等通盤核算卽以臣標上年一年賞銀之例爲之準則計每年生息除賞給督撫提鎮標兵外尙有餘剩之數應照各協營寨兵數之多寡均勻分給於雍正癸丑年開賞以廣皇仁等語朕教養兵丁一視同仁本欲令其均霑

恩澤但事勢如此次第經理不得不有先後之別今郝玉麟通融辦理俾協營兵丁亦得以濟其緩急深慰朕加惠戎行之至意著各省督撫等酌量本地情形悉心籌運若可以照此變通辦理則協營兵丁可以早受恩賞誠屬有益但各省地方之利息輕重不同餘銀之多寡不一非以不能行之省分令做行之也不可勉強從事特諭

雍正十一年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試路程遙遠非近省可比朕意欲於落卷中擇其文尙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候旨錄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著傳諭主考官於六省試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數目秉公選出俟發榜後朕另派大臣會同主考官驗看人材再加遴選奏聞請旨再六省落第舉子內除願於下科會試者不必報名外若有情願小就以圖卽行錄用者著在禮部報名一併交與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揀選奏聞請旨該部預行出示曉諭六省舉子知之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佑基初校

番禺史悠履再校

番禺金俊基三校

番禺史悠泰四校

廣州府志卷二終



